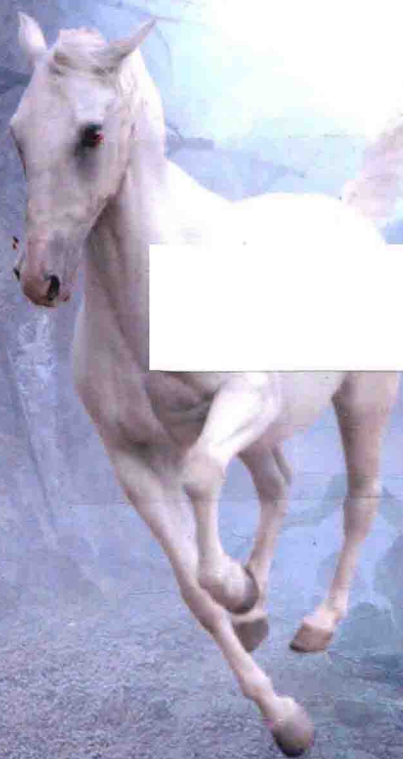


阴马

秘境奇幻系列小说之

吴 华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阴马

秘境奇幻系列小说 ②

吴 华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阴马 / 吴华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6. 3
(秘境奇幻系列小说)

ISBN 978-7-221-11406-8

I. ①阴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4118号

阴 马

吴华 / 著

出 版 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蒋 莉 周于飞

流程编辑 黄蕙心

装帧设计 陈红昌 甘宜波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)

版 次 2016年6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年6月第 1 次

印 张 7.25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1406-8

定 价 1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7101

一、神秘会议

1944年夏天，巴家村偏离了家族发展规律，尤其是马帮带人来与巴三叔“会商”过后，巴家村就进入了一个噩梦。

那是一个不祥的夏天，阳光沿着天边滑落到山下后，暮色就连绵不断地巴家祠堂的墙角那浓重阴影中弥漫，从门缝以及墙体的罅隙里渗透出来，最后淹没了整个巴家村。巴家祠堂位于巴家村的东面，面南朝北，门口一条光溜的青石板路，几棵樟树稀稀疏疏地站立路边，给夜晚增加了几分神秘感。那时，巴家祠堂前没有路灯，到了夜里就黑漆漆的。

夜色中，几条黑影从青石板路两边向祠堂靠拢，窸窸窣窣打开祠堂门。然后，聚在了祠堂里面开了个小会。他们的说话声压得极低，外面没人能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祠堂里传来鸡挣扎的叫声和摔碗声。随后，这些黑影如同来时，窸窸窣窣出来，从青石板路两头散去。

人影散尽，一个黑影贴着巴家祠堂对面的盐帮墙角飞快地走，此时夜色还未浓烈，依稀贴在墙上的黑影，如同皮影戏中的人物，时而低矮，时而修长。影子走到盐帮大门口，停了下来。此时，盐帮站岗的人已经睡觉，盐帮大门紧闭。黑影也不敲门，直接爬上门口左边的石狮

子，攀上围墙，一跃而入。穿过大厅，迎客堂，从迎客堂左边的侧门里，进入了盐帮后院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盐帮后院一名随从提着玻璃灯，跟随一富态的中年男人走出正厅，往侧面走去，那里是盐帮后院的茅厕。

走出来的富态中年男人就是盐帮帮主巴三叔。巴三叔，也叫巴老三，今年三十七岁，在巴家村辈分高，因他脸上有一条蚕子样的伤疤，人们喊他疤三叔，后来他当上了帮主，大家改称他为巴三叔。

巴三叔对随从挥了挥手，自己就提着玻璃灯走进茅厕。茅厕虽然打扫得还算干净，可是各种的粪便臭味交织在一起，他几乎呕了出来。但不多时，巴三叔的臭味弥漫了整个茅厕。

黑影就是忍受着这股浓烈的臭味走到了巴三叔面前，巴三叔一抬头，就看见了黑影闪到他面前。巴三叔的脸腾地红了，就像被关老爷附了体。他伸手提起放在身旁的玻璃灯，灯光将眼前的黑影照个亮。

“巴金华，你个狗、狗日的深更半夜跑到这里来做啥？”巴三叔还没缓过气来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。“嘘！”巴金华凑过来低声道：“今天我去参加他们开的会了，听到一个消息，所以赶快来告诉你。”

“啥消息？”巴三叔十分镇定。巴金华是盐帮里最年轻的长老，也是巴三叔的亲信，每当帮中有人反对巴三叔时，巴金华会第一个站出来，力挺巴三叔。巴三叔明白“大哥耍得好，全靠小弟兄”的道理，没有巴金华这样铁杆，他巴三叔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在盐帮里呼风唤雨。因此，他们虽然在帮中地位悬殊较大，但私下关系很好。按巴家辈分，巴金华算是巴三叔的侄儿，但是他们年纪相仿，按照俗话说说的“少年叔侄为朋友”，他们更多的是友谊之情。也正是如此亲密，巴金华才敢夜闯盐帮帮主府邸，换是别人，巴三叔立即叫人将他拿下。

“日本人打过来了，烧杀抢掠，我们盐帮首先要成为被打劫的对象，听说，日本人在广西杀了不少人，上次我们去广西拜访过的广通银

号张开成，全家被灭门了，据说他老婆是被奸杀的。”巴金华的话让巴三叔的酒醒了八九分。

“还有王绍清他们的部队，你怕个球！”巴三叔硬撑着说道。

“王绍清？那种老烟鬼，不抵用。我们黔军都是步枪加烟枪的‘双枪兵’，日本人一来，说不定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。”

巴三叔觉得有几分道理：“那我该咋办？”

“我们继续和杜云姣保持联系，她说后天要来个补锅匠，送军事图过来。说不定我们拿到军火，就是日本人来了，我们也未必怕他们。”

巴三叔回到房里，就听到蓝荷花瓮声瓮气地道：“怎么上个茅厕折腾半天，倘若是在秦妮儿的那里，你会上茅厕蹲？你经常睡在她那里，把那小蹄子都滋养成个莲藕般的粉人儿了。”

“啥子猪人儿狗人儿的，睡觉，睡觉。”

蓝荷花看了巴三叔一眼，忙从床上站起来，为他解开身上的外套，并将身子像水母一样贴在巴三叔背上。巴三叔刚从外面回来，好久没亲热了。被她这一蹭，压抑已久的欲望像一堆干柴被烈火点燃。蓝荷花轻轻捉住他的手，低声附在他耳边说：“把灯灭了。”

蓝荷花是巴三叔的三姨太，当时蓝荷花被抽大烟的父亲卖了，在几名壮汉将她绑着渡江的时候，遇到了巴三叔的运盐船，巴三叔救了她。当时巴三叔连枪都没亮，只是大吼一声：“谁敢动我巴老三的女人，我把他骨头也剔了！”那几个壮汉就溜了。蓝荷花被巴三叔的霸气震住了，当晚在船舱里昏黄的灯光下，她把身子给了巴三叔。

一觉醒来，巴三叔浑身水洗一般，浑身通泰。他伸手摸了一下床，宽大的床上已经空空如也。他慢腾腾地穿了衣服，揉着惺忪的睡眼看了看房间，没有看见蓝荷花。这时听见院子里传来孩子的声音，他心中掠过一阵欣喜，走了出去，饱含神情地看秦妮儿和儿子巴森嬉戏。

秦妮儿转过身来，秀目刚好看到巴三叔，便低声道：“昨晚你回

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巴三叔点了点头。

秦妮儿俯身对儿子说道：“森儿，快叫爸爸。”巴森见到父亲，手中玩耍的瓦片啪地掉到地上，走过来小声叫道：“爸爸。”

秦妮儿用手捏了捏修长的脖颈，笑道：“没出息，自己爸爸都怕。”

巴三叔用宽大的手使劲按了按儿子的头，然后抬头看着秦妮儿足足有一分钟。七岁的巴森很知趣，喊了声：“玩去啰。”就跑到了一边去。

秦妮儿见巴三叔盯着自己，柔声问道：“近几天还出门吗？”

巴三叔摇了摇头，笑了。事实上，他对眼前这个美人儿了解甚少，尽管她为自己生了个儿子，使得她成了巴三叔的心头肉，可是男人对她的过度关心让她感到焦躁易怒。有时她对巴三叔的要求变得无休止，每天都要巴三叔讲述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，要巴三叔在床头和她开玩笑，然后肆无忌惮地亲吻，最后看着这个粗野男人的无所适从而咯咯大笑。

巴三叔正盯着秦妮儿俏脸凝思，王管家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巴三叔的思绪。

“帮主，今天防务军来我们村了。”

“哦，知道了，我一会去看看。”巴三叔并不惊慌。他看着转身回去的王管家，笑了。有些人天生就是主子的奴才，又是主子的耳朵，喜欢流言蜚语，喜欢知道东家酒长霉，西家醋生花，王管家就是这样的人。巴三叔通过这只耳朵，能听见盐帮一切的抱怨嘀咕和诅咒谩骂，他让巴三叔能洞悉许多帮主不可能知道的事情。

在巴三叔心中，王管家是个难缠的傻瓜，不过是个靠得住的傻瓜，他所说的话总是有根有据，并非捕风捉影。一次，他惹怒了巴三叔，当时巴三叔说不要他当管家了。他搅得巴三叔手足无措一个多小时：哆

嗦、尖叫、痛哭、尿裤子，最后在巴三叔面前长跪不起。用这一切来表达不愿意离开巴三叔。后来，巴三叔原谅了他。之后他见到巴三叔更加卑躬屈膝，这种仪式般相处能让主人更加野心勃勃。

巴三叔回头看秦妮儿的美眸，对秦妮儿说道：“快去吃早饭，晚上我来你房里。”

二、杀气

在如此漆黑的夜晚，召开如此机密的会议，按理说外人很难知道。但是第二天，独山县几十名持枪防务军就包围了巴家祠堂。他们在祠堂里搜寻了很久。据说，头天晚上有十余人在这里喝了血酒，似乎要干出一些不利于党国的事情。后来又贴出了告示，如果散布谣言者，杀无赦。当天，这些部队没有呆多久，就按照原路折返了，巴家村也恢复了原来的平静。

防务军撤走时，巴三叔正在盐帮门口休闲地躺在竹椅上抽旱烟，从他身边经过的人总会自然地离他三五尺远。他穿着青色绸缎的短装，半寸长飞头发如山中的芭茅草一样向上竖立，看上去精神抖擞，浓浓的眉毛彰显出一身悍气。他把身子半躺在竹椅上，嘴里不时吐着烟圈，脚有节奏地抖动着，哼着山歌。对于身边穿梭的人流，他看也懒得看一眼，似乎整个世界就剩他一人。直到王管家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防务军撤离的消息，他才瞅了他一眼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然后让这口气在喉咙深处闭了一阵后，将喉咙里的浓痰“呵”的一声带到口里，并用舌头在口腔里把口水与浓痰混匀后，恶狠狠地喷射出来，在地上的土灰上射出了鸽蛋大小的坑。

王管家不知何意，连忙赔笑着问：“帮主，防务军不会影响我们盐

帮生意吧？”巴三叔瞟了他一眼，目光像刀子一样，管家身子顿时矮了半截，没敢再多说半句话。意外的是，巴三叔抬手赏了一个银元，管家欢天喜地跑了下去。

盐帮与巴家祠堂隔河而立，两边的建筑风格都是青墙黑瓦，飞檐翘角，不同的是盐帮的大门比祠堂的更加高大结实，朱红色的门上有铜制的铆钉。在大门两边，各有一道小门。盐帮平时大门紧锁，进出人员均是使用左右两道小门。只有大批量的货物抵达或者节日庆典，方才使用中间的大门。大门上方，竖着挂了一块黑色的匾牌，上面写着“盐帮”两个大字，铁钩银划，刚劲有力。整个白天，盐帮都是人来人往。直到傍晚，人流才渐渐散去。最后，盐帮门口只剩下巴三叔和王管家，以及三名劲装的汉子。

细心的人会发现，巴三叔在门口守了一天，就连中午，也是一个手下给他送来一碗面条，他狼吞虎咽地把面条吃了下去，然后就呆在这里。巴家村的人没有注意盐帮这微妙的变化，直到暮色笼罩，巴三叔和王管家才进了盐帮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盐帮门口多了七个黑影，稀朗的月光勾出他们的轮廓。可以依稀地看到他们都统一地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再仔细一点，可以看见他们的背上绣了个大大的“马”字。这七个黑影中，最前面是一个人，后面是六人分成两排，成三十度角站立，形状也是一把锋利的尖刀。

从那刻起，盐帮门口就充满了杀气。杀气让平常舒缓的气氛突然变得窒息，这就是杀手带来的气场。七个黑影一动不动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因何而来。他们没有敲门，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他们在门口站立了大约一刻钟后，盐帮的大门就“嘎吱”一声响了，门开了。门里也是站了七人，从身形来看，为首的人就是巴三叔，他的个头明显比其他人高大许多。

外面的七人没有说话，带头的黑衣人对巴三叔抱了抱拳，悄声走进了盐帮，似乎他们进入盐帮也是个秘密。只听木门的“嘎吱”声，盐帮的大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。

盐帮的迎客厅内，灯火通明。进入盐帮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马帮帮主麦万春。乌江边上有三个大帮派：盐帮、船帮和马帮。如今，三帮中有两大帮派的帮主会商，显然是面临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。

“王绍清参谋长来给我说了，让我来劝劝你，在你们祠堂对面，有一伙人喝了血酒，据说他们散布了日本人要打进来的谣言。这可不好，你想想日本人还没来我们就乱作一团，这成何体统？还有据说有人要打独山军火库的主意，如果巴兄知道，你就给我说说。”麦万春开门见山地说道。

“什么是日本人，什么军火库？”巴三叔一脸茫然地看着麦万春，眼巴巴地希望他给个准确的答案。

“日本人进军贵州就是个谣言，你想铁路都断了，他们怎么打进来？军火库就是独山有许多军火，你我都是知道的。据说有人把军火库的地点绘成了地图，准备组织民间力量去弄军火出来抗日。抗日倒怕是个幌子，造反才是真的。这样不利于我们两个帮的发展啊。我想这样的人，被我碰上，定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如果巴兄您出面，那更是没得说，你可是拥有‘民枪万条’的巴帮主啊！”麦万春呷了一口茶，说话不紧不慢。

巴三叔笑了，笑容极为苦涩，他摆了摆手说道：“‘民枪万条’倒是大家抬举，我也是随时听候王参谋长的调遣，如果真用得着我，他说一声也就是了。只是，王参谋的防务军早上才来巴家村，也没给捎个信，而是让麦老弟传话，也有些不妥。好歹你是一帮之主，怎么就能当做传达兵用呢？”

“无所谓了，没有王参谋照应，马帮早就去乌江喂鱼了。但如果真

有造反的人藏在巴家村，你会不会像打土匪一样去打？”麦万春把嘴巴凑到巴三叔耳边，似笑非笑的样子。

巴三叔怒了，重重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桌上的茶杯盖飞到了空中，然后重重落在地上，碎了。麦万春没料到巴三叔会来这一手，像是被扇了一个耳光，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。巴三叔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我巴老三对王参谋忠心耿耿，就算你想造反，老子也会一枪崩了你！”

“这样最好，这样最好。那我就不打扰巴三叔了，告辞。”麦万春知道，再坐下去是自讨没趣。巴三叔也不挽留，挥手让管家送客。

麦万春不是好东西，他准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，然后借此来让巴三叔出兵去消灭谁。如此一来，必定削弱了盐帮的实力，盐帮为乌江第一帮的江湖地位就可能会被马帮取代，进而占据了盐帮的盐市场。但让巴三叔想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王绍清会让麦万春来劝他，而不是直接通知他。每年，盐帮都给他缴纳了不少的贡品的。巴三叔想不清楚的事，他也懒得去想。“王绍清本身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退一万步说，他还得仰仗我巴老三。我巴老三跺脚，整个独山也要抖两抖。”想到这里，巴三叔笑了。

当天晚上，盐帮几名长老在盐帮大厅里商量很久，直到天色拂晓，才熄了灯散去，几名壮汉护送着巴三叔走进后院。

如果把盐帮前面的迎客堂、大厅和货仓等看做是盐帮的办公区的话，那么盐帮后院就是巴三叔的生活区。穿过盐帮大厅后，有一堵五尺厚的石墙围城的四合院，院子里有两层二十八间住房，供巴三叔一家及下人等居住，大家把这里叫做盐帮后院，也戏称作“盐帮后宫”，历代盐帮帮主的家眷都住在这里。有趣的是，到了巴三叔这一代，他给妻妾的房间起了很好听的名字。房间的在门头上，都刻了隽秀的小字，如“御春院”、“桂月湾”、“荷花池”等，这些房间名字都是根据妻妾的名来改的。“御春院”就是他的原配夫人刘御春，“桂月湾”就是二姨太黄

桂月，“荷花池”住的就是三姨太蓝荷花。意外的是，秦妮儿的房间直接就在门头写了个“秦妮儿”。

巴三叔家七代单传，到了他这代，始终生不出个孩子，直到他三十岁那年，王参谋给他介绍了个才十八岁的秦妮儿，这个来自江南风摆柳似的女人带给他的不仅仅是欢愉，最现实的是第二年就给他生了个又白又胖的儿子。

巴三叔忧心忡忡地回到后院时，已经深夜，偏房的灯都灭了，只有正房的灯还亮着。他没有如约进入秦妮儿的房间，而是进入了原配夫人刘御春的“御春院”。

刘御春是大家闺秀，受过正统的教育，她最了解巴三叔和盐帮，每次巴三叔在江湖上遇到困难时，就会找她商量。她能说出许多道理，在巴三叔眼里，她是一个女诸葛亮。

进入房间，巴三叔一边脱下外衣，一边叹息。

刘御春微微一笑，给他倒了杯凉茶，问道：“老爷，看你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又有什么烦心事？”

巴三叔点了点头道：“也没啥烦心的，就是这马帮一来他妈的就咄咄逼人，让人感觉生活不安稳啊。有时候真羡慕一家人过些平凡生活，不要当这啥子帮主。”

刘御春嘴巴微微一撇：“你出家当和尚吧，我们姐妹也去当尼姑，森儿也去当小和尚。”

巴三叔听刘御春这样一说，笑道：“这倒是个不错的去处，问题是现在恐怕连去当和尚也有些难了，有人要与我过不去啊！”

“盐帮如此生意兴隆，就别去整得腥风血雨，一切顺其自然，顺应天命，命中注定终须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”刘御春道。

巴三叔叹道：“你说得真他妈的好，可惜你看我这性格，还真做不到，我就是个粗人。哎，不说了，睡觉吧。”

由于头一天睡得晚，巴三叔起床的时候，已经日头当顶。秦妮儿带着巴森，让下人们用白色的石灰在院子画了个圈，然后在圈子里跳来跳去。“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像个孩子。”巴三叔嘴里叹息道，脸上却掩饰不住一丝笑容。

秦妮儿是一个美丽得让巴三叔不敢直面的女人，他记得当时和王绍清喝酒。秦妮儿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在席间跳舞，那身段婀娜多姿不说，她不断扭动着的那水蛇样的腰，像是一条闪电，一鞭接一鞭地抽在巴三叔的心窝上，每次闪电击中他时，他的拳头就握得更紧些。最后干脆放下酒杯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秦妮儿的舞蹈。

王绍清自然能看出他的心思，于是就将秦妮儿叫到巴三叔身边陪酒。并命令她那天晚上送巴三叔回住所，住所是离王绍清家官邸一条街的客栈。可是巴三叔不回客栈，硬是要秦妮儿陪他走走，一走就走到了县城外。最后巴三叔借着酒性转身抱扶着自己的秦妮儿，然后将她压在县城北门外的草丛中。几天后，巴三叔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将秦妮儿娶进家门，场面比他与原配妻子结婚还要风光。

由于昨夜的爽约，秦妮儿开始耍小脾气，她一言不发地盯着巴三叔，冷冰冰双眸不发出一丝火花。巴三叔也懒得解释，漱洗完毕后，破天荒地走进厨房，然后从厨房里拎了口破铁锅，就往外走。几个下人过来抢着给他拿，他瞪了他们一眼，就没人敢上前了。他拎着铁锅走出盐帮，打听了当天补锅匠所在的位置后，就去补锅了。

按理说，一个堂堂盐帮的帮主去补锅硬是要叫人笑话，但实际上巴三叔如此做了，竟然没人笑话他，反倒对他肃然起敬。因为大家相信，巴三叔这样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

三、补锅匠

盐帮一公里外的空地上，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补锅匠正在烈火中摆弄着铁水，很多人都在这里排队补锅。巴三叔到达后，排队的人让他在前面，补锅匠也先给他把锅补好。这名操着外地口音的补锅匠查看锅底的洞后，选了一块拇指大小的铁放到了铸铁罐里，然后叫他身边的一个十来岁的小学徒使劲拉风箱，直到小铁炉里的火吹得红透发紫，不多时，铸铁罐里铁块就熔化了。补锅匠在一块厚厚的布垫子上铺了煤灰，用手指在煤灰上按了个坑，左手把煤灰垫放到把支架支好的铁锅下面，右手拿起钳子，夹着铸铁罐，把铁水倒在铁锅破洞的地方，并用一团浸油的布裹成筒状的东西使劲在渐渐冷却的铁水上压，嘶嘶冒了一阵烟后，待铁水冷却，锅就补好了。

巴三叔拿着铁锅，往家里走，他没有在盐帮大厅逗留，径直走入后院，把锅放进厨房，进屋蒙头大睡。

到了下午，巴金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，来不及等通报就跑进了巴三叔的卧室。他脸上，豆大的汗水肆无忌惮地流淌，以及他直不起腰的着急样，可以看出：出大事了。

巴三叔一骨碌从床上起身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巴金华说：“出大事了，补锅匠被抓了！”

“被谁抓了？”巴三叔紧张地问。

“不知道。听说抓他的人都是便衣，行动熟练，有枪，看样子不是普通人。”巴金华说。

巴三叔原本是想，顶多是马帮的人抓他问问盐帮帮主对他说什么，但是从巴金华描述来看，这似乎不是马帮所为。谁会抓走补锅匠？巴三叔想不明白，呆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那天晚上，巴三叔睡得很晚，他的妻妾一个都没敢来打搅他。刚入睡，他就进入了一个梦境：

死去多年的母亲突然披头散发地站在他面前，哀怨地说：“老三，你跟我来吧。”母亲拉着巴三叔的手，一溜小跑出了家门。外面雾气很大。他几乎看不见娘的脸。巴三叔心里疑惑，母亲到底要拉我去哪里呢？正想着，娘俩来到一座桥上。桥上多日未打扫，上面散落着残花、落叶、花布条以及人们丢弃的各种垃圾。巴三叔细看，桥栏杆上插着新鲜的松枝，松枝上面有黄色的菊花镶成的花环。

母亲就站在桥中央，手里突然多了根绳索，要绑在巴三叔的身上。巴三叔看着母亲奇怪的样子，倒退了两步，惊慌失措地问道：“娘，我是老三，你要干什么？”这时，一双刚劲有力的大手从后面紧紧将他钳住。巴三叔回头一看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丑陋的脸，这人脸上的皮一半被剥开，可以清晰看见蓝紫色的经脉，眼睛往外鼓，似乎轻轻一抖动，眼珠就会滚落下来。巴三叔感觉背上凉飕飕的，冷汗唰地冒了出来。他惊叫着，这时母亲已将绳子绑在他手上。母亲依然哀怨地说道：“儿啊，不是我要绑你，是他！”

这丑陋的男人将巴三叔抱起来，放在桥栏杆上的花环上。巴三叔准备再向娘求救，这时，男人大喊一声：“去吧。”就将他推到了桥下。

巴三叔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就见一条黑影从窗户前闪过，黑影窸窸窣窣地准备打开他的卧室门。巴三叔把手枪操在手里，蹑手蹑脚走到

门后。紧接着，外面没有了声音。

等了很久，门始终没有被推开。巴三叔是个有耐心的人，他在门后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站了一个多小时，直到腿发麻了，他才轻轻地拉开门。他刚打开门闩，咕咚一声，一个人滚到他怀里。巴三叔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冷汗唰地冒了出来。幸好周围没有其他人，他将怀里的人拉入房中，然后从怀里摸出洋火，将灯点燃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眼前恐怖的情形，让巴三叔背心像被谁挖空塞了个冰块，他紧退了两步。他拖进屋的不是别人，从衣着上看，正是白天的补锅匠。补锅匠的脸上的皮没了，露出通红的血肉，像一个被剥开的柿子。在补锅匠的额头上，一根拇指粗细的木桩入骨三分。木桩的末梢是花菜状，显然是被人用硬物使劲敲击致死。“狗日的真下得了手！”巴三叔心里暗骂。谁知道补锅匠的秘密身份，是谁杀了这个补锅匠？他想到了马帮的麦万春，但转念一想，麦万春还没这个豹子胆，除非，除非……他想到了独山县防务军参谋长王绍清。

巴三叔没有迟疑，他将补锅匠的尸体推到床下。轻手轻脚走出卧室，来到院子里，轻声叫了两声巴坤。巴坤是他的贴身保镖，但没人回答。他立即点燃帮里通讯用的烟花，“砰砰砰”几声烟花在盐帮大院上空炸开，将整个盐帮映成了绿色、紫色、红色，像过节一样，可巴三叔没心思欣赏这样美丽的景色，他跑到后院门口，发现站岗的两人已经倒在地上，巴坤头被扭断。他心里暗叫：“不好！”朝着儿子巴森的房间跑去。一脚踹开门，见巴森好好的，他才松了口气。

这时，整个盐帮后院的人全部惊醒了，房间里的灯，陆续亮了起来。王管家打着灯笼，来到巴三叔身边作了请示后，安排了四五十个壮汉守卫后院，其他人和他一起去盐帮大厅准备开会。

在盐帮大厅，巴金华、巴老五、巴荣华、巴清泉等七位长老依次坐在巴三叔两边，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这个蹊跷的补锅匠。